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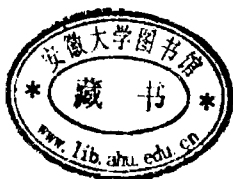
傅雷传

金梅著

海
人
生
会
已
集
作
《
《
著
篇
文
奖

傅雷传

金 梅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傅 雷 传

金 梅 著

责任编辑：余开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75 插页：6

字数：258,000 印数：7,001—13,000

ISBN7—5404—1103—1

I·885 定价：6.80 元

親愛的：

我們一月十一日發出的信不知路上走了幾天？唱片公司可曾寄出你的唱片？近來演出情況如何？又去過哪些國家？身體怎樣？都在念中。上月底爸、工作告一段落，通過過春節，抄了些音樂筆記給你作參考，也許對你有所幫助。原文是法文，有些地方直接譯做英文倒反方便。以你原來的認識參照之下，必有感想，不妨來信談。

我們知道你自我批評精神很強，但人天地畢竟有限，人家對你的好評只能起鼓舞作用；不同的意見才能使你進步，擴大視野；希望用冷靜和虛心的態度加以思考。不管哪？批評家都代表一部分群眾，考慮批評家的話也就是考慮群眾的意見。你聽到別人的演奏之後的感想，想必也很多，也希望告訴我們。爸說，除了你鑽研專業之外，一定要抽出時間多閱讀其他方面的書，充實你的思想內容培養各方面的知識。——爸還希望你看看祖國的書報，需要什麼書可來信，我們可寄給你。

媽：一九六〇年二月一日夜

十二月號 music + musicians 第25面第二欄第九行有一句：Four songs delicately fingered
Myself concerto K. 595, as if it were Dresden china. 爸怕你不懂，要我告訴你：特萊斯頓以十八世紀初期起即仿造中國陶瓷器，至今還有出品。批評的人說你演奏的莫扎特德佛佛特萊斯頓的瓷器：因為你是中國人表演德國人作品，又因為 china (C 字小寫) 在英文中是瓷器，與中國無一字相關。

家書墨迹

E-No. 13 (included in LTC(M)-16)

March 14, 1961

Dearest Ts'ung and Mina,

We have tried to imagine every kind of reason which could prevent Mina from writing us, yet 10 days passed without receiving a single word of her is really extraordinary! Is she in good health at all? - No serious effects on nerves after the February incident? - Did we miss any letter missed? (Mina's last letter dated Jan. 14). We are so uneasy that we are becoming alarmed, and my insomnia is getting worse.

Two pictures by Lin must have reached Condon in middle February, yet you tell us nothing about. We have had so many troubles in selecting, packing and dispatching these paintings, so we are very anxious to know whether the thing is safely delivered to you by now.

The 21 records arrived in perfect condition, which delighted us greatly. Any way, Brahms' symphony still cannot interest me, I always find the symphonies are the less sympathetic works among Brahms' productions. Malcolm played the Scarlatti a little too fast to my taste, and the tone of harpsichord (as an instrument) sounds really insipid. Elizabeth Schwarzkopf is not as good in lieder-singing as in her operatic arias, her tone is not mellow enough and the interpretation is rather affected.

Have you sent the 4 discs to Mr. MA (with a Lipatti) in Peking? He had long expected your London recordings of Chopin. And the food parcel, have you sent him? (as I instructed you in my letter of Feb. 9)

As to us, no food need to be sent in April. But Ts'ung, don't forget to send at once £15 to Hong-Kong and J.M.P. 100 to Shanghai in the first days of April. Mother has explained all this in her letter.

Has Mina ever got the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alzac's "LOST ILLUSIONS"? Do send me this first if the novel Ming needs had not yet been found. (The novel is "The Ragged Tattered Philanthropists" by Robert Tressell, London 1955).

家书墨迹



二十九岁和夫人朱梅馥合影于上海。

夫人朱梅馥及长子傅聪次子傅敏





上：一九二九年九月在瑞士莱芒湖畔这所『蜂屋』中，
译完《圣扬乔而夫的传说》。

下：一九三〇年在法国巴黎。



一九三六年在洛阳



一九四八年在庐山休养时翻译《欧也妮·葛朗台》



一九五六年和夫人朱梅馥合影。



一九五六年和夫人及长子傅聰在杭州。





上：一九六五年在上海

下：夫人朱梅馥在傅雷书房



序

陈思和

金梅同志来信给我出了一个难题。他说他写的《傅雷传》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付排，嘱我为这本书作一篇序言。这实在是让我惶恐。金梅同志无论在年龄辈份上，还是从事文学研究的资历上，都比我长，而且为人学识都一向为我所敬重。如今他的著作竟由我作序，即便不说狂妄吧，也多少有些冒昧。不过，又怎么能推却呢？金梅同志的嘱咐自然是一番雅意，更主要的是，我曾经是这部手稿的先读者。去年我正与陈子善兄一起为台湾一家出版社策划一套“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经朋友介绍，金梅同志慨然应允，把他刚写完的《傅雷传》编入这套丛书，因此我有幸较早阅读了这部手稿。如今，《傅雷传》又在内地出简体字版，我理当支持，也算是投桃报李的意思。所以，只好从命了。

对于傅雷，我本没有什么研究，只是一般的喜欢读他所译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和梅里美的作品。因为不懂法语更不懂法国文学，无法在学术上鉴别他的译文究竟好到怎样一个程度。不过是比较于其他老一辈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的作品，觉得傅雷的译文更好读，耐读，似乎在文字中传达出一种东方人消化了西方文化后而生的精神气韵。几年前，我曾系统地读过一遍《傅雷译文集》，无论是巴尔扎克、伏尔泰，还是梅里美、

罗曼·罗兰，似乎都用了同一种神韵的傅雷体华文语言。有时不觉发生奇想：我所读的，究竟是法国大师的作品呢，还是中国作家傅雷用中文写给我们的一个法国故事？这个问题或许会扯出一大堆有关的翻译理论和翻译观念，远非本文所能回答。我之所以谈出这一想法，并非要解决翻译理论上的争端，仅在于想说，优秀翻译家的华语作品，同样是华文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创造和丰富华文文学的历史上，其贡献与创作相同。

这个问题放在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从本世纪的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二十年代社团流派的形成，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崛起，四十年代沦陷区的文学活动，直到八十年代以后复兴的新时期文学，一部近一个世纪来的中国新文学历史，大约除了50年代以后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自我封闭时期以外，基本上是创作与翻译并重的历史。尤其在一、二十年代的文学期刊上，只须打开目录，便可发现翻译作品较之创作作品，不仅数量为优，地位更显，而且质量也远在创作以上。那时有许多作家觉得心里有话说不出或不好说，就去搞翻译，借洋人之口说出，所以像周作人，在编自己的散文集子时会把译作也堂皇编入，并在序里公开称道“翻译是半创作，也能表示译者的个性”。或可以说，若没有对西方作品的大量翻译介绍，没有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模仿，就很难设想会有后来与世界同步的新文学局面。三、四十年代以后，一支独立的翻译专业作家队伍开始形成，傅雷、朱生豪、汝龙、盛澄华、孙大雨等从事专门领域翻译与研究工作的大家脱颖而出，他们的工作不但沟通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同时也证明了中国的白话文语言能够表达国际文学大师作品的可能性。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由白话文的小

说、诗歌、散文、戏剧、理论以及翻译六个基本元素组成。

但奇怪的是，自50年代以后，新文学史研究者相当自觉地摒翻译于新文学之外，一般文学史著作是只谈创作不谈翻译，人们研究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只介绍叶圣陶许地山而不谈耿济之傅东华，研究郭沫若的作品，又只介绍《女神》而不介绍所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渐渐的，一部新文学史，就像缺了一个轮子的破车，再也完善不起来。它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当前翻译家研究领域的异常贫乏。

现在再回过来说《傅雷传》，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傅雷不仅以译作传世，他的魅力来自于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胸存忧患，认真入世，做人治学，一丝不苟，为人是刚正不阿，没有丝毫的媚颜俗骨，治学上更是多艺兼通，以求博大精深。尽管他自青年时代起就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又是长期研究西方文学艺术史上的精品，理当是十分“西化”的知识分子，但是他那沉郁的个性，那纯美的趣味以至为人处世等方面，都自然流露出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阳刚、纯朴、博大等传统特性，尤其是他生命最后时刻的悲壮一死，自我完善了当代知识分子可望而不可及的人格境界。所以今天的人们说起傅雷这个名字，其含义早已超过了他的翻译作品的价值，而是作为二十世纪中西文化撞击中的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

要写出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传记并不容易，这还不仅仅是为翻译家研究领域填补空白（据我所读到的材料，在此之前似乎只有一种朱生豪的传记），更主要的，是要写出二十世纪中国的一种文化精神与人格的力量。我读金梅同志的书不止一种，但我觉得这部《傅雷传》更有震撼力。其特征一，是傅雷在学术上的多艺兼通，不仅为翻译大家，而且于中西绘画、音

乐、文学，都有精湛的研究，作为一个传记作者，不能不对这些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书中有些章节，专门探讨中西艺术，不但介绍了傅雷的学术见解，也谈出了传记作者的研究心得。我在读手稿时，先是有点担心这样写是否会游离传主生平，但越读下去，越觉得有趣味，因为这种开阔的知识视野与艺术兴趣，正是傅雷精神人格的一种反映。其特征二，传记作者从傅雷亲属那儿获得了较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能够比较深入地发掘传主的内心世界。傅雷晚年先被错划右派，却仍能洁身自好；后在文革中又不堪凌辱而自己结束生命，那是傅雷传记中最难以书写的几章。文革中，知识分子被迫害而自杀者不在少数，但原因各有不同，也未见得都一般的有价值，有的是可歌可泣，有的是可怜可哀，而傅雷，无疑属前一种人格典范。关于这一点，传记写得相当深沉、朴素，没有不着边际的铺张渲染，反倒能够令人反省。

如果这部手稿尚在手边，我大约还能多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它的价值。但现在金梅同志突然来信嘱文，一时又无法再细细读一遍原稿，只能凭印象，谈一点点藏于心中的想法，见教于金梅同志与读者。若蒙不弃，就权作这部《傅雷传》的序言。

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人

——代前言

由于五、六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所及，加上他生性孤僻自处，不愿以世俗之见去处理，也不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一代译界巨匠傅雷，曾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被看成为是一个“只专不红”，只顾钻研个人业务，不问国事他事天下事的人。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傅雷家书》的披露，以及亲友们发表了一系列怀念其人其事的文章，才纠正了某些人的偏见，在众多的读者面前，他也才得以恢复自身原来的形象——一个真正的傅雷。他不但自己是一位品格高尚的艺术家，而且，他从自身对整个人生和文学艺术的丰厚修养中得到的体验和由此造就的人格出发，始终如一地、孜孜矻矻地在熔铸着年轻的一代——他的爱子、钢琴演奏家傅聪。更加令人钦佩的是，他是在处境异常艰难，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完全自觉地对傅聪进行着有关立德立艺的教育。

傅雷自己是一位艺术造诣深湛，并卓有成就的杰出翻译家，而与其对谈的傅聪，则是少年成名，蜚声国际的演奏家。这样，在父子俩的通信中，当然要谈艺术、艺术修养，谈艺术创造。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傅雷寄给其爱子的几百封信件（笔者按：本文引录的傅雷的话均见《傅雷家书》）中，谈得更多的却是艺术家如何做人的问题。傅雷说，有哪个人像他那

样，“教育一个年轻的学生，除了艺术以外，再加上这么多的道德的？”诚者斯言！但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傅雷在有关艺术家立艺和立德关系上的总的思想和目标是：要“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在傅雷看来，道德、人格之于作家艺术家为何如此之重要呢？道德、人格和艺术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在1955年1月26日的信中，傅雷说：“艺术表现的动人，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来的！”在时隔6年之后，他又说：“生活中崇高的事物，一旦出自庸人之口，也可变得伦俗不堪的。”这就道出了创作主体的艺术家自身的道德、思想、精神、情感、品位，在反映、表现客体即外部事物，并决定其创作作品的性质时的关键性作用。艺术是反映、表现真善美的事物的，但这种反映、表现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它必定会渗透着反映者、表现者的道德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状态，以及由此而来的主观态度。如果反映者、表现者的主观意向与客观存在的美的和善的事物格格不入，以至持反对态度，他就不可能去予以真实的反映和表现，更不要说是艺术地反映和表现得尽善尽美了。所以傅雷反复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终日在琐碎家务与世俗应对中过生活”，就会被“积聚日久成为宿垢”的尘俗气影响了自己的素质、气度，进而也影响到自己艺术活动的品位。在做人与做艺术家的关系问题上，傅雷一贯认为：“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 human，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家××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当得知傅聪在演奏中能够掌握整个乐曲时，傅雷兴奋地说：这“就是对艺术加增深度，也就是你的艺术灵魂更坚强更广阔，也就是